

伴遊者

新潮名著5

艾嘉莎·克利絲汀·著

MISS MARPLE AND
THE THIRTEEN PROBLEMS



新潮名著⑤

伴 遊 者

原著：艾嘉莎·克麗絲汀
譯者：黃 依 穎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瑪波爾與十三個謎

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瑪波爾女士及其作家外甥，還有一位女畫家，一位律師，教區牧師及倫敦警務處前任警視總督共聚一堂，大家協議的結果，決定由六個人依次提出一個只有自己知道謎底的離奇事件，以供餘者推論。這個聚會名為「週二晚的聚會」，每一週由一個人講述問題的始末，再憑著各人的智慧予以破解。他們一共提出了十三個令人汗毛直豎，驚心動魄的詭異事件，然而，每次都能以悠然的態度，一面編織，一面侃侃道出事實真相，使衆人目瞪口呆，瞠乎其後的，正是酷愛思索的老小姐——瑪波爾女士。現在，即將展現在您面前的，是可與波亞樂並駕齊驅的名偵探家——瑪波爾女士一連串生動刺激的短篇故事集！

作者的話

在熱愛推理小說的讀者面前，瑪波爾女士以「十三個謎」首次登台。她與我的祖母有幾分相似，尤其是她那櫻花色的粉頰與雪白的皮膚。雖然她那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方式似乎與現代社會脫了節，但她卻與我的祖母一樣，對人性的善惡層面，有極深刻的了解。

「你最大的錯誤，就是相信了他們的話。如果是我，就絕不會相信！」祖母的叮嚀，經常使我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懂事，最容易受騙、上當的呆頭鵝。

當我提筆轉述瑪波爾女士的故事時，我的喜悅絕非筆墨所能形容。我愛這位溫柔、和藹的老婦人，更希望各位讀者也能和我一樣的喜愛她。當我知道她深受廣大羣衆的歡迎時，我感到無比的欣慰與幸福。原先，我只安排了六個故事，讓瑪波爾女士與各位讀者見面。不料讀者紛紛來函問候，並希望知道更多有關瑪波爾女士的有趣故事。於是，瑪波爾女士成爲我們生活中的一份子。

現在，瑪波爾女士除了以數冊單行本與各位讀者見面外，並曾以戲劇的新新面孔呈現在各位眼前。她正與波亞樂並駕齊驅，難決雌雄。有半數的讀者來信要求我：「請多告訴我們一些瑪波爾的事蹟，而不是波亞樂的故事！」但另一半讀者却告訴我：「要波亞樂，不要瑪波爾！」讀者

對他們的喜好，是因人而異的，但就我而言，似乎對瑪波爾更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短篇推理小說的背景，是比較切合於瑪波爾女士的生活環境的，她的睿智能在這一些謎題中穿梭自如，發揮到極致。但如果要讓波亞樂大展身手的話，却必須在長篇的推理小說中，方能如魚得水，盡情發揮。

因此，「十三個謎」，將可為喜愛瑪波爾女士的讀者們提供一最高的享受，並塑造出最生動的形象！

艾嘉莎·克麗絲汀

原 著

Miss Marple and
The Thirteen problems
by: Agatha Christis

目 錄

1	週二晚上的聚會	七
2	The Tuesday Night Club 阿斯達特的祠堂	二三
3	The Idol House of Astarte 金塊	四三
4	Ingots of Gold 鋪石上的血跡	五九
5	The Blood-Stained Pavement 動機與機會	七二
6	Motive v. Opportunity 聖彼得得指印 The Thumb Mark of St. Peter	八九

- | | | |
|-----|------------------------------------|-----|
| 7. | 藍色的天竺葵
The Blue Geranium | 一〇七 |
| 8. | 伴遊者
The Companion | 一三一 |
| 9. | 四個嫌疑犯
The Four Suspects | 一五七 |
| 10. | 耶誕節的悲劇
A Christmas Tragedy | 一七九 |
| 11. | 催魂草
The Herb of Death | 二〇三 |
| 12. | 別墅疑雲
The Affair at the Bungalow | 二二四 |
| 13. | 溺死
Death of Drowning | 二四七 |

1 週二晚上的聚會

「未解決之謎」

雷蒙特·偉斯緩緩吐著煙霧，心中始終盤旋著那一件事情，直像他早已沈迷於其中的樂趣般地說：

「未解決之謎」

他滿意的環顧著四週，在這個天花板樑木已轉為黧黑的舊式房間中，陳設著豪華的古老傢俱，色調極為柔和。由於他是一位作家，當然會滿意的環視著四週的每一個角落，以他的職業，也難免要愛上周遭這一份協調，典雅的氣氛。屋內的擺設與主人——珍姨媽——的身分極為相稱，正因為如此，他才經常在這個舒適的氣氛中陶然忘我。慢慢地，他把視線轉移到坐在正前方火爐旁一張大搖椅上的姨媽。瑪波蘭女士穿著一襲十八世紀束腰的黑色衣服，腰部顯得格外纖細，胸前是像瀑布般的波浪型摺疊花邊，手上戴著半截式的無指黑色花邊手套，梳理得高聳光潔的雪白髮髻上，戴著鑲有黑色花邊的帽子，他正編織著一團白色膨鬆的物體，那一雙因老邁而深陷但却溫柔的藍色眼睛，顯露出喜悅的光芒，看著外甥雷蒙特·偉斯及其他的客人。她的視線首先停留

在雷蒙特的身上，而雷蒙特也不由自己地表現得格外快活。接著，她的眼光又轉向女畫家喬伊絲。朗布里·喬伊絲的頭髮似乎短了點，她有一對與眾不同的榛木色眼睛。接著映入她眼簾的是一張世故的紳士臉龐，那是亨利·克里沙林，穿戴得異常整齊。房間中還有另外二位客人，一位是年紀很大的教區老牧師卡達博士，另一位是貝沙力克律師，他的個子矮小，經常把眼鏡掛在鼻端上，而從鏡片上方看人，樣子十分滑稽。瑪波爾女士巡視過每一位客人後，露出一抹溫柔的微笑，又繼續編織她膝上的毛線。貝沙力克輕輕咳了一聲，這是他說話前特有的習慣。

「什麼？雷蒙特！什麼未解決之謎？唉！我搞不清楚！」

「根本沒什麼！」喬伊絲·朗布里說。「雷蒙特只是喜歡信口胡說罷了！」

雷蒙特生氣的望著喬伊絲·朗布里，而喬伊絲只是微笑的把臉轉開。

「這個人總是喜歡捉弄別人，對不對，瑪波爾女士？」

瑪波爾女士只是報以微笑，並不答話。

「人生就是一個未解決之謎！」老牧師語意沈重的說著。

但雷蒙特却突然躍起，甩掉手中的香菸說：

「我絕不是自言自語，哲學也不是能隨便拿來議論的！」又說：「我要說的是層出不窮、似怪非怪，而又充斥在我們四周，玄疑詭異，但我從未向別人提起過的事情！」

「我了解你的意思！」瑪波爾女士說。「比方說昨天早上卡拉加西太太就遇到了一件不可思

議的怪事，她在奧里俄持的店裡買了二磅蝦子，然後又到別處去購物，等她回到家裡，竟然發現蝦子不見了，她急忙返回後來去過的鋪子裡找，但那裡有蝦子的踪跡，蝦子就這樣不翼而飛，豈不怪哉？」

「真是令人想不透的怪事！」亨利·克里沙林認真的說。

「其實，要解釋其中的道理，也不困難，例如有人……」瑪波爾女士仰起得意而泛紅的雙頰。「姨媽！」雷蒙特有點不耐煩的說：「我指的不是村子裡發生的芝麻蒜皮大的瑣事，而是指殺人啦或是失蹤等事件——那些讓亨利來說也說不完的案件。」

「嘿！我可不願意提到有關我過去職務的問題！」亨利立刻推却道：「有關我工作範圍內的事，我不願意多提！」

亨利·克里沙林不久前還是警務局的警視總督。

「一定有不少殺人案件或其他離奇事件，把警員搞得迷迷糊糊，半天摸不著頭腦吧！」喬伊絲小姐接著問。

「那當然！」貝沙力克回答。

「究竟得具備什麼樣的頭腦才能偵破案情呢？想必一般的偵探，都要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才能勝任愉快吧！」當雷蒙特說話的時候。

「噯！外行人的見解！」亨利立刻更正了他的看法。

「其實他的意思是想組織一個委員會」喬伊絲含笑的說：「關於那些心理學或想像力的事，還是讓作家去操心吧！」她的語氣中頗有幾分譏諷的味道。但雷蒙特却很認真的說：

「從事寫作的人！多半具有洞察人性的特質，所以一般人不容易察覺的事物，而寫作者却能絲毫不遺漏的加以把握！」

「你的作品都很不錯，可是社會人心真的都如你所描寫的那樣可憎嗎？」瑪波爾女士說。

「媽媽！」雷蒙特平靜的說：「妳是如此堅守著自己高潔的信念，而我也無意破壞您這種唯美、唯善的觀念。」

「我的意思是……」瑪波爾女士皺著眉頭數著手中的針數繼續說道：「雖然人不全是的，但也不全是頂壞的，總而言之，這還是很值得慶幸的。」

貝沙力克又輕輕的咳了一聲。「雷蒙特，我看你太重視想像了，像我身為律師最能了解想像的危險性，以我的工作而言，就須先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才能提出可靠的證據，做公正的處理，我們必須具備觀察事實的能力，以便掌握真實的案情，而這正是唯一合理的方法。我的經驗告訴我，除此之外，絕無其他可循之途！」

「好了！好了！」喬伊絲輕掠一下頭髮。「我有把握一定能擊敗你們，因為我是一個女人，又是一個畫家，不管你們怎麼說，女人就是具有男人所缺乏的直覺，況且身為一個畫家，更可以察覺到你們所未能察覺的細微處，非但如此，我還會揮動我的畫筆，描繪出各式各樣真實的人生

境遇，所以，在坐的各位，像瑪波爾女士就能體驗出你們想像不到的人生真實面。」

「我真不知該說些什麼！」瑪波爾女士接著說：「在這個小村子裡，多早晚也難免會發生一些可怕而悲慘的事件！」「也讓我說話吧！」卜達牧師也笑著插口道：「近來，人們似乎都不把牧師放在眼裡，曾經有人質問我許多問題，然而都只看到事情的表層，而無法透視其內部。諸如此類，只重外表而忽略內在的人生面，我却都能了解。」

「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成了各色人物的代表。這可好！讓我們趁興組織一個俱樂部吧！今天是——星期二，就叫「週二晚的聚會」好了！我們每週聚會一次，並依次提出一個精彩的謎題，當然所提的故事，一定要確有其事，而且本人也要知其結局？可不准憑空捏造。我們一共有二、三、四、五，嗯！應該是六個比較好！」

「妳忘了我了？」瑪波爾女士笑謎謎的說著。

喬伊絲有點不好意思，但立刻又裝做沒事的樣子說：「太好了！瑪波爾女士，沒想到妳肯賞光，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覺得這件事蠻有趣的！」瑪波爾女士說：「尤其是有這麼多腦筋靈敏的紳士們，雖然我本身並不太聰明，但長久居住在聖瑪利亞（Saint Marys）村，多少也能了解一些人生百態。」

「您的加入，必定很有助益！」亨利煞有其事的說。

「誰要先說？」喬伊絲·朗布里提高嗓子問。

「今天，我們很榮幸能與亨利這樣有聲望的人共聚一堂，所以——」卜達博士一語未盡，就朝著亨利深深的一鞠躬。

亨利稍微遲疑一下後，嘆了一口氣，重新翹起二郎腿說：

「要選擇一個大家都覺得滿意的話題，實在不太容易，但我臨時想起一宗很適合在此一提的事件，各位是否還記得一年前報紙上曾刊載的一則報導，當時雖以未解決之謎而不了了之，但不久以前，這件事終於在我的手上迎刃而解。」

事情的經過非常簡單，那是有三個人共進晚餐，其中有一道菜是罐裝蝦仁，到了半夜，三個人都鬧肚子痛，於是立刻請來醫生，結果二個人好了，一個人却不幸死亡。」

「哦！」雷蒙特略表驚訝。

「剛才我說過，這是一宗很單純的案件，死因被判為↓由腐爛的動物性蛋白質所引起的食物中毒，而死亡證明書上也如此填寫，雖然死者已入土安眠，可是事情並沒有因此了結。」

瑪波爾女士聽到這裡微微的點頭說道：「謠言總是難免的！」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這個戲劇性案件中所出現的各個人物，我且稱這一對夫妻是約翰夫婦，而妻子的傭人是克拉克小姐。約翰是一個五十歲左右，外型粗獷，臉色紅潤的製藥廠外務員，妻子是一個很平凡的四十五歲婦人，而傭人克拉克小姐，則是六十歲上下，身材微胖，面有光澤的女人。據說這三個人都是很引人注意的人物。」

問題就從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開始。約翰在事件發生的前夕，住在伯明罕的一個小旅館裡。這一天，旅館中剛好換了新的吸墨紙，而約翰正是第一位使用此新吸墨紙寫信的客人。也真是無巧不成書，客房中的女服務生因一時好奇把約翰用過的吸墨紙對著鏡子，略略看了一下信中的內容。二、三天後，當報上刊載約翰夫人因吃了罐裝蝦仁而中毒身亡的消息時，該女服務生立刻把她在吸墨紙上所看到的句子告訴她的同事，她看到信中提到：「這得看我的家人……我家人死後，我便可以得到 *hundred and thousand*（成千上萬，此處含有精製砂糖之意）……」

由於前一陣子也會經發生過丈夫謀害妻子的慘案，所以女服務生們根本無須渲染大家便都很自然的聯想到約翰是爲了得到幾十萬英鎊的遺產而謀殺了妻子。恰巧，該女服務生有一位親戚就住在肇事的那個小鎮上，所以女服務生就寫信問了他一些事情，回信中提及約翰與鎮上某醫生的三十三歲漂亮女兒非常要好，現在這個醜聞正傳遍全鎮，有許多人上訴內政部長，同時倫敦警察局也收到了不少匿名信函，其中內容，不外是認爲約翰殺死了妻子，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我以爲小鎮的傳言並沒有可靠的根據，實在不足採信，所以也就不去理會它，但是當局爲了鎮壓各界的輿論，終於決定開棺驗屍，做進一步的解剖分析。

雖然沒有十分可靠的證據，可是無風不起浪，想必總有某些因素才會使謠言流行，結果一經調查後，果然發現這件案子並非毫無疑竇，屍體被解剖後發現死者體內存有多量的砒霜，由此證明這個婦人的死因是砒霜中毒而不是食物中毒。於是倫敦警察局便與當地警署合作，開始著手調

查砒霜的來源與殺人的兇手。」

「哦！」喬伊絲說。「太好了！真有趣！」

「雖然死者的丈夫涉嫌最大，而且他在妻子死後也的確得到一筆遺產，只是這筆遺產並不像旅館女服務生所說的那麼龐大，但却也不下於八千英鎊。約翰的收入不多，而且毫無積蓄，加上生性好色，出手濶綽，揮金如土。所以，我便朝著他與醫生女兒間的關係上展開調查。結果，却發現他們只在過去的某段時間內非常親密，而早在二個月前，他們的關係就突然轉變，感情趨於冷淡，並逐漸疏遠，甚至不再見面。至於那位醫生，是一位年老、正直，永遠不會懷疑別人的好人，因此，他對於解剖後的結果感到萬分震驚。據他所言，當他在半夜被請到約翰家中時，看到三個人都因中毒而痛苦萬分，但約翰夫人似乎特別嚴重，幾乎無法再忍受疼痛的折磨，於是他立刻派人回去取鴉片，想盡一切力量換回她的性命，但終究失敗了！當時老醫生對約翰夫人的死亡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或可疑，只認為那是一般的食物中毒所致。案發當晚，約翰三人的晚餐有罐頭蝦仁、沙拉、泡酒海綿蛋糕、麵包與乳酪。而蝦仁一點也沒剩下全吃光了，連罐子也丟了。老醫生曾質問一位年輕的煮飯婦葛拉蒂絲·琳西。但她因此事而慌亂失措，一直不停的哭泣，根本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會嗚咽的說罐蓋並沒有隆起，蝦仁看來也很新鮮，根本沒有毛病。

現在，對於整個案情所能掌握的線索就僅止於此；如果約翰想從妻子的食物上下毒手，也絕不可能將砒霜放入晚餐的食物中，因為他們三個人必須共進晚餐，吃一樣的食物，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約翰是剛好在擺設晚餐的時候才從伯明罕回來的，根本沒有機會在晚餐中下毒。」

「那麼那位老女傭是何等人物？」喬伊絲問。

「我說過她是一個胖胖的，很得人緣的人！」亨利爲她重述了一遍。

「的確，正如你所想到的，我並沒有忽略克拉克小姐，但事實上她並沒有犯罪的理由或動機。試想，約翰夫人怎可能爲一個老傭人留下一份遺產，況且雇主一死，她還得重新謀職呢！」

「這麼說來，那位老傭人就不必被列入考慮的範圍囉！」喬伊絲心裡想著。

「但有一位警員很快地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線索！」亨利繼續說：「那一天吃過晚飯後，約翰曾到廚房，說太太身體不舒服，要傭人做一碗玉米湯，而約翰也一直留在廚房裡，直到葛拉蒂絲·琳西做好玉米湯後他才親自端到太太房裡，於是，我們都以爲案情的真像已大白了……」

律師點一點頭說：「動機……」這時，他折起一根指頭又說：「機會！因爲他是製藥公司的外務員，所以要得到毒藥，簡直易如反掌！」

「而且他是一個很沒有道德觀念的人。」牧師也說。

雷蒙特·偉斯一直盯著亨利說：

「似乎還有什麼圈套，乍聽之下頗令人懷疑，爲什麼沒有逮捕約翰呢？」

亨利無奈的苦笑著。

那是因爲這個案件中有不便逮捕他的原因。事情一直進行到這裡都非常順利，但却在此時碰

了個大釘子，約翰也因此沒有被逮捕。當我詢問克拉克小姐的時候，她回答說玉米湯不是夫人喝的，而是她自己喝完的。

案發當天，克拉克和平常一樣來到約翰夫人的房間，那時，約翰夫人正坐在牀緣，旁邊擺著一碗玉米湯，夫人對克拉克小姐說：「米莉，我身體很不舒服，晚上我吃過蝦仁後就一直覺得不舒服，所以才叫哈伯特替我端碗玉米湯，但等他端來我却又沒胃口了！」「這樣不太好哦！」克拉克小姐回答著。「做的這麼好，一點都不硬，葛拉蒂絲真是個好廚子，現在一般年輕的女孩，絕對沒辦法做的這麼好，如果換成是我，我一定立刻把它喝光。況且，晚餐後到現在也真有點餓了。」「誰叫妳要做這種傻事！」約翰夫人說。」

話說到這裡，亨利停頓了一下。

「我必須補充說明，因為克拉克小姐一天比一天胖，所以正在實行減肥計畫。」

「這樣做實在不聰明，米莉，真的是太不聰明了！」約翰夫人極力想說服她。「發胖也是神的旨意，妳就喝下這碗玉米湯吧，這對妳的身體是有益的。」

於是，克拉克小姐就把玉米湯喝光了，由這一點看來，對約翰的懷疑只好打消了！至於留在吸墨紙上的字跡，我也曾要求約翰做合理的解釋，他說那是寫給澳大利亞弟弟的回信，因為弟弟向他貸款，所以他只好回答說他完全倚靠家人的財產維生，除非他太死了才可能動用家裡的財產。雖然他很想幫助弟弟，但却也愛莫能助，因而感到非常遺憾，畢竟世界上有困難的人是太多